

释宝唱著述考

刘 飏

摘要: 释宝唱是南朝梁代高僧,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的佛教目录学家和佛教人物传记作家。除撰述了中国最早的一部记载古代中土比丘尼事迹的佛教典籍《比丘尼传》外,还有大量的著述。释宝唱著述勤奋刻苦,他对佛教在中土的发展功绩卓越。

关键词: 佛教; 宝唱; 传记; 著述

中图分类号: B948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1017(2011)03-0005-09

南朝梁代是佛教传入中土后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。这一时期,高僧辈出。梁释宝唱就是其中的一位,释宝唱在唐释道宣的《续高僧传》中有传。宝唱在其约七十余年的生命中,参与编辑以及独自撰著书籍多达18部^①,840余卷,可谓撰述繁富。唐释智升在《开元释教录》中赞叹宝唱“僧祐律师之高足也,博识洽闻,罕有其匹。”^②不虚言也。汤用彤先生将繁富的两晋至南北朝的释教的撰述分为四类:注疏,论著,译著撰集和史地编著。^③宝唱在这四类书籍中,除了没有注疏佛典之外,其它的三类著作都有撰述。笔者通过对历代佛教目录学著作进行翻检以及对《续高僧传·宝唱传》进行仔细的阅读,整理出宝唱的18部著述。以下对宝唱的这18部著述,分宝唱参与编辑的书籍和独自编述的书籍两大类,从该书的出处记载、卷数、成书时间、存佚、存在佚文等几个各方面进行著录,以明宝唱著述之勤奋刻苦,亦以明宝唱及其著述对佛教在中土发展之卓越功绩。

一、宝唱参与编辑的书籍

- ① 宝唱参与编辑以及独自撰着书籍达18部一事:其中《出要律仪》中包含有3卷《翻梵言》一部。
- ② [唐]释智升:《开元释教录》第六卷,《大正藏》第55册,第538页,上栏。
- ③ 汤用彤: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7年9月第1版,第391页。

收稿日期:2010-12-20

基金项目:黄冈师范学院博士基金项目(项目编号:08cd162)。

作者简介:刘飏(1974—),湖北浠水人,文学博士,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,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和宗教文化研究。

1. 《众经要抄》。该书88卷(包括目录)。僧旻任主编,参与者除了释宝唱,还有释僧亮、释僧晃、刘勰等。天监八年夏四月成书。该书已亡佚。

关于《众经要抄》一书,僧传、佛教类书和佛教目录学著作等有所提及:《续高僧传·宝唱传》曰:“天监七年,帝以法海浩汗,浅识难寻,敕庄严僧旻,于定林上寺缵《众经要抄》八十八卷。又敕开善智藏缵众经理义,号曰《义林》,八十卷。又敕建元僧朗注《大般涅槃经》七十二卷。并唱奉别敕,兼赞其功。纶综终始,缉成部帙。”^④《续高僧传·僧旻传》曰:“仍选才学道俗释僧智,僧晃,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,抄一切经论,以类相从,凡八十卷,皆令取衷于旻。”^⑤《历代三宝记》卷第十一《译经齐梁周》中曰:“《众经要抄》一部并目录八十八卷。右一部八十八卷。天监七年十一月,帝以法海浩博,浅识窥寻,卒难该究。因勅庄严寺沙门释僧旻等于定林上寺缉撰此部,到八年夏四月方了。见《宝唱录》。”

以上三则关于《众经要抄》的史料,记载上有两处不同。一是关于编辑《众经要抄》一书的参与者:《续高僧传·宝唱传》明确提及宝唱参与编辑一事,云“并唱奉别敕,兼赞其功。纶综终始,缉成部帙。”而《历代三宝记》和《续高僧传·僧旻传》中,在参与者的记载上用了“等”字。我们认为,这只是记载上的详略不同,从以上所引的文字上看,《续高僧传·宝唱传》的撰述成书,很明显的参照、因袭了成书于隋朝的《历代三宝记》,只是更加详细了。《众经要抄》一书的编写有30人,宝唱

④ [梁]梁释慧皎等撰:《高僧传合集》,第106页。下栏。

⑤ [梁]梁释慧皎等撰:《高僧传合集》,第143页,上栏。

是参与之一。二是关于该书的卷数：《历代三宝记》和《续高僧传·宝唱传》中记载的 88 卷的《众经要抄》，应该是包括了 8 卷目录。

关于《众经要抄》一书的内容，佛教类书《经律异相》序言中曰：“以天监七年，敕释僧旻等备抄众典，显证深文，控会神宗，辞略意晓，于鐫求者已有太半之益。但希有异相，犹散众典。”由上述所引内容可以知道，《众经要抄》是在梁武帝授意之下编撰的。它是“备抄众典”后形成的一部类书。依据《经律异相》序言云“（《众经要抄》）备抄众典，显证深文，控会神宗，辞略意晓，于鐫求者已有太半之益。但希有异相，犹散众典”^①来理解，《众经要抄》主要是编录“同相”资料的类书，就是夹杂点“异相”，也不会多。“同相”和“异相”是一组内涵相对又相成的佛教术语。“同相”指事物的共性，按佛教的说法，它是“真如”，是“本原”。“异相”则是表现于存在中（包括神话、故事等）的实在的具体形象，它们表现出千差万别的“差别相”，它们则是“真如”的具体体现。

2、《注大般涅槃经》^②。该书 72 卷。释僧朗（亦作法朗）任主编，参与者释宝唱、释明骏^③等。成书时间在天监七年之后，天监十年之前。该书现留存^④。在《大正藏》第三十七册第七十一卷。

《续高僧传·宝唱传》曰：“天监七年，……又敕建元僧朗注《大般涅槃经》七十二卷。并唱奉别敕，兼赞其功。纶综终始，缉成部帙。”^⑤《续高僧传·法朗传》云：“（法朗）初住药王寺，亮履行高洁，经数修明。朗禀性疏率，不事威仪。声转有闻，义解传誉。集注涅槃，勒成部帙。而言谑调笑，不择交游。高人胜己，见必齿录。并卒于天监中。”^⑥

① [梁]释僧旻，宝唱等撰集：《经律异相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 年，见宝唱《经律异相序》，第 1 页。《经律异相》的主编应是宝唱，助编是释僧豪和释法生等，僧旻未参加。

② 可参看汤用彤先生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第十七章《南方涅槃佛性诸说》一节。第 503 页。

③ 关于释明骏参与《注大般涅槃经》工作一事：汤用彤先生在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第十七章《南方涅槃佛性诸说》中曰：“至若明骏（《东域录》‘《集解涅槃经》一卷释明骏’。）则或系与僧朗、宝唱共撰注人之一也。”第 503 页。笔者也认同这一看法。

④ 《注大般涅槃经》即是《涅槃经集解》一书：汤用彤先生曰：“《续僧传》称帝敕僧朗撰《集注》七十二卷，今《集解》为七十一卷，当是失去总目一卷，盖即帝敕撰之书也。《东域录》著录《集解》为七十二卷，并注言‘共十法师，僧朗奉敕注’，可以为证也。”第 503 页。笔者也认同这一看法。

⑤ [梁]梁释慧皎等撰：《高僧传合集》，第 106 页，下栏。

⑥ 《续高僧传》卷第五，《义解篇》初，《梁杨都建元寺沙门

由“并唱奉别敕，兼赞其功。纶综终始，缉成部帙”可知，宝唱参与了《注大般涅槃经》的编纂工作。

《注大般涅槃经》开始编辑的时间，是在“天监七年”，依据主编僧朗“卒于天监中”，定《注大般涅槃经》成书时间约在天监十年之前。该书是一部集注体，或称是会注体的经书。是释僧朗、释宝唱、释明骏等汇集十余涅槃经师的注疏而成。

3、《义林》80 卷。释智藏任主编。参与编辑者为当时的 20 位大德高僧，其中包括释宝唱。《义林》普通年间成书。该书亡佚。

《续高僧传·宝唱传》曰：“天监七年，……又敕开善智藏缁众经理义，号曰《义林》，八十卷。……并唱奉别敕，兼赞其功。纶综终始，缉成部帙。”^⑦由“并唱奉别敕，兼赞其功。纶综终始，缉成部帙”可知，宝唱参与了《义林》的编纂工作。

释智藏与释宝唱同为释僧祐弟子。《续高僧传·智藏传》云“以泰初六年敕住兴皇寺，事师上定林寺僧远、僧祐，天安寺弘宗。”^⑧《历代三宝记》卷 11 云：“（《义林》）右一部八十卷。普通年，敕开善寺沙门释智藏等二十大德撰。但诸经论有义例处，悉录相从，以类聚之，譬同世林无事不植。每大法会，帝必亲览，以观讲论。宾主往还，理致途趣，如指掌也。”^⑨《大唐内典录》亦著录。云“并大通年。敕开善寺沙门释智藏等二十大德撰”^⑩。“大通年”盖误书也。《法苑珠林》卷 100，《传记篇》第一，《杂集部》第三云：“《义林》八十卷，右此一部八十卷。梁简文帝敕开善寺沙门释智藏等二十大德撰。”^⑪“梁简文帝”为“梁武帝”之误。关于《义林》的成书时间，各书都只说“普通年”，据《续高僧传·智藏传》：“（智藏）以普通三年九月十日（522 年）卒于寺房，春秋六十有五。”^⑫那么由此可以推知此书完成在公元 520 到 522 年之间。

4、《法宝联璧》。该书又名《法宝集》，220 卷

释僧韶传》附见《法朗，法亮传》，见于《高僧传合集》，第 140 页，右，下栏。白化文，李鼎霞《〈经律异相〉及其主编释宝唱》一文中第 11 页以《法朗传》见于《续高僧传》卷 7，是将《续高僧传》卷 7 的《陈杨都兴皇寺释法朗传》误为《梁杨都建元寺沙门释僧韶传》中附见的注《大般涅槃经》的法朗。

⑦ [梁]释慧皎等撰：《高僧传合集》，第 106 页，下栏。

⑧ [梁]梁释慧皎等撰：《高僧传合集》，第 145 页，下栏。

⑨ [隋]费长房：《历代三宝记》，《大正藏》第 49 册，第 100 页，上栏。

⑩ [唐]释道宣：《大唐内典录》第四卷中《梁朝传译佛经录》第十二，《大正藏》第 55 册，第 267 页，中栏。

⑪ [唐]释道世著，周叔迦、苏晋仁校注：《法苑珠林》校注，中华书局，2003 年 12 月第 1 版，第 2876 页。

⑫ [梁]释慧皎等撰：《高僧传合集》，第 147 页，上栏。

(包括 20 卷目录)。梁太子萧纲任主编。参加编辑者除了释宝唱外,另有包括时为湘东王萧绎在内的 38 位纂修者。梁武帝中大通六年(534)正月成书。该书亡佚。

《续高僧传·宝唱传》曰:“及简文之在春坊,尤耽内教。撰《法宝联璧》二百余卷。别令宝唱缀纸区别,其类《遍略》之流。”^①由此可证,宝唱参与了该书的编纂,

《法宝联璧》应该是一部佛教方面的大部头的类书。萧绎为《法宝联璧》所作的序言记载了另外的 38 位^②纂修者的仕履、年岁。^③其中云“使持节、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、湘东王绎,年二十七,字世诚”,湘东王萧绎“天监七年(508)八月丁巳生”,^④因此《法宝联璧》成书应该在梁武帝中大通六年(534)。关于《法宝联璧》的卷数,隋沙门法经等撰《众经目录》卷第六《此方诸德抄集》二云“《法宝集》二百卷”;^⑤《历代三宝记》云:“《法宝集》二百卷(亦云《法宝连璧》),右一部二百卷。简文帝萧纲在储宫日,躬览内经,指摛科域。令诸学士编写结连,成此部卷,以类相从。有同《华林遍略》,情学者省有过半之功。”^⑥隋彦琼撰《众经目录》(简称《仁寿录》、《彦琼录》、《琼录》)云“《法宝集》二百卷,梁简文帝令学士撰”。^⑦唐释道宣《大唐内典录》卷云《法宝联璧》“二百卷”,但是在《大唐内典录》卷 10,却云“梁太宗简文帝撰《法宝联璧》二百二十卷(一名《法集》)”。萧绎为《法宝联璧》作序曰:“爰锡嘉名,谓之《联璧》。联含珠而可拟。璧与日而方升。以今岁次摄提,星在监德,百法明门,于兹总备;千金不刊,独高斯典。合二百二十

卷,号曰《法宝联璧》。”^⑧萧绎为纂修者之一,其云《法宝联璧》为 220 卷,应该十分可信。后世目录书籍著录为“二百卷”,应该是指不包括 20 卷目录。《梁书》的《南史》的《简文帝本纪》均载“《法宝连璧》三百卷”,^⑨“三”字恐系“二”字之误。

5、《定林寺藏经录》。佚,卷数不可知。关于《定林寺藏经录》一书:徐崇在《补南北史艺文志》中第一次著录:“《定林寺经藏序录》,刘勰撰。”^⑩姚名达的《中国目录学史》中《中国历代佛教目录所知表》也著录“《定林寺藏经录》,刘勰撰”。^⑪《定林寺藏经录》与《定林寺经藏序录》实为同一书。

关于《定林寺藏经录》的编者一事,《梁书·刘勰传》中有明确的记载,云:“(刘勰)依沙门僧祐,与之居处,积十余年,遂博通经论,因区别部类,录而序之。今定林寺经藏,勰所定也。”^⑫刘勰帮助僧祐整理了定林上寺的经藏目录,并且参与撰写了一些经论的序录,史有确载。这也可能是徐崇《补南北史艺文志》和姚名达《中国目录学史》归附该书的编者为刘勰的原因吧。刘勰当初依从僧祐时,还不是僧祐的弟子,他能够协助僧祐编纂《定林寺藏经录》,那么,僧祐门下的弟子有没有参与整理经藏呢?据《高僧传·僧祐传》云:“初,祐集经藏既成,使人抄撰要事,为《三藏记》、《法苑记》、《世界记》、《释迦谱》及《弘明集》等,皆行于世。”^⑬从“使人抄撰要事”,可知僧祐在撰述《三藏记》、《法苑记》等等著作时,实质上是一个主要负责人,具体的事务是得到过他人的协助的,由此可以推知,《定林寺藏经录》的整理必定不止刘勰一人参与,宝唱及僧祐的其它弟子也应该参与其中。牟世金先生在《刘勰年谱汇考》中有“成于刘勰出仕后之序传,当由僧祐门徒智臧、宝唱、明彻、正度等相佐,出于刘勰手笔之可能性,势必更小”。^⑭姚名达在《中国目录学史》又云:“勰既依祐为生,且已为祐寺编目,则《祐录》殆亦由刘勰执笔欤?祐弟子慧皎作

① [梁]释慧皎等撰:《高僧传合集》,第 106 页,下栏。

② 胡德怀的《四萧年谱》认为是“前后共 37 人参与著作”,而《法宝联璧序》文后历载 38 人,胡德怀先生大概认为萧绎没有参加。由序文中“绎自伏枥西河,摄官南国,十回风管,一奉龙光,笔削未勤,徒荣卜商之序。稽古盛则,文惭安国之制”来看,萧绎应为纂修者之一,应该为 38 人。见刘跃进,范子晔编:《六朝作家年谱辑要》中的《四萧年谱》,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1999 年,第 57 页。

③ 湘东王萧绎为《法宝联璧》作的序存于《广弘明集》卷 20。《广弘明集》卷 20 见于《大正藏》第 52 册。白化文,李鼎霞《〈经律异相〉及其主编释宝唱》一文中以《〈法宝联璧〉序》见于《广弘明集》卷 4,实误。第 14 页。

④ [唐]姚思廉:《梁书》,第 113 页。

⑤ [隋]释法经:《众经目录》,《大正藏》第 55 册,第 144 页,下栏。

⑥ [隋]费长房:《历代三宝记》,《大正藏》第 49 册,第 100 页,上栏。

⑦ [隋]释彦琼:《众经目录》第三卷,《大正藏》第 55 册。第 172 页,中栏。

⑧ [唐]释道宣撰:《广弘明集》第二十卷中《法义篇》,《大正藏》第 52 册,第 243 页,中栏。

⑨ [唐]姚思廉:《梁书》,第 109 页。[唐]李延寿:《南史》卷 8《梁本纪下》,中华书局校点本,第 233 页。

⑩ 见《二十五史补编》,中华书局,1955 年 2 月第 1 版,第 6680 页。

⑪ 姚名达《中国目录学史》,世纪出版集团、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 年,第 170 页。

⑫ [唐]姚思廉:《梁书》,中华书局校点本,第 710 页。

⑬ [梁]释慧皎撰,汤用彤校注、汤一玄整理:《高僧传》,第 249 页。

⑭ 牟世金:《刘勰年谱汇考》,巴蜀书社,1998 年 1 月,第 40 页。

《高僧传》^①，载祐卒后，‘弟子正度立碑颂德，东莞刘勰制文。’《费录》有‘《释正度录》一卷’，或为拾补《祐录》之遗。正度、慧皎、宝唱之传，谅亦尝助勰、祐撰录也。”^②姚名达和牟世金都推测僧祐的一些弟子，其中包括宝唱参与帮助了僧祐著述。我们认为，两位先生的推测是可能的，宝唱实际上也是参与编辑者之一，《定林寺经藏序录》一书非刘勰一人所专撰。

二、宝唱独自编述的书籍

1、《法集》。该书 140 卷。释宝唱编纂，成书时间不可确考，该书亡佚。

《续高僧传·宝唱传》云“帝以佛法冲奥，近识难通，自非才学，无由造极。又敕唱自大教东流，道门俗士有叙佛理，著作弘义，并通鸠聚，号曰《续法轮论》。合七十余卷。使夫迷悟之宾，见便归信，深助道法，无以加焉。又撰《法集》一百四十卷。并唱独断专虑，缙结成部。既上亲览，流通内外。”^③由此可知，《续法轮论》和《法集》都是宝唱“独断专虑，缙结成部”，并且是敕撰。佛教目录学著作没有著录《法集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为“《法集》百七卷，梁沙门释宝唱撰”^④，将其归入“总集”类。大约是与《弘明集》、《广弘明集》等性质类似的辑录弘法护教文章的总集。《隋志》之后的正史《艺文志》没有著录，大约唐后散佚。汤用彤先生云“宝唱又撰《法集》一百三十卷”^⑤，卷数恐误。

2、《续法轮论》。又名《续法论》，《续法记》。有曰 70 余卷，又有曰 160 卷两种记载。释宝唱编纂。成书时间不可确考。该书亡佚。

现存的历代佛教经录均不见著录此书，大概散佚的时间很早。《续高僧传·宝唱传》中说明宝唱曾独自编纂此书。云“帝以佛法冲奥，近识难通，自非才学，无由造极。又敕唱自大教东流，道门俗士有叙佛理，著作弘义，并通鸠聚，号曰《续法轮论》。合七十余卷。使夫迷悟之宾，见便归信，深助道法，无以加焉。又撰《法集》一百四十卷。并唱独断专虑，缙结成部。既上亲览，流通内外。”^⑥关于该书的书名，唐释道宣在《宝唱传》中称之为《续法轮论》；唐释元康撰《肇论疏》中，有“梁朝释宝唱作

《续法论》一百六十卷”^⑦；《景德传灯录》作“梁僧宝唱《续法记》”^⑧。汤用彤先生认为宝唱该书是续刘宋陆澄《法论》之作，故认为应称之为《续法论》，他认为“轮”字疑是衍字。^⑨

关于该书的卷数：我们认为，该书在梁武帝时完成，为“七十余卷”，《续高僧传·宝唱传》中记载可证。后来因为僧俗两界不断有新的著述出现，宝唱也不断将其增补于书中，就成为了唐释元康撰《肇论疏》中提及的“梁朝释宝唱作《续法论》一百六十卷”书籍了。《传法正宗记》和《景德传灯录》都记载了梁简文帝要求宝唱增加新的内容于《续法轮论》中。《传法正宗记》曰：“其后梁简文帝闻之，因使臣刘县运往齐，取其书归国。诏沙门宝唱编入《续法记》。”^⑩《景德传灯录》曰：“达磨至中国。今取《正宗记》为定。盖依梁僧宝唱《续法记》。昔那连耶舍与万天懿译七佛至二十八祖传法事。梁简文帝因使臣刘县运往北齐，取其书，诏宝唱编入《续法记》也。”^⑪古人著述完成后，不断增补的事例也见于释宝唱的业师僧祐的著书经历中，僧祐的《出三藏记集》最早的撰本是完成于齐代的 10 卷本，僧祐入梁后续有所增，直到天监十七年去世之前，都在不断增补之中。现存的佛教目录学著作著录《出三藏记集》为 15 卷或 16 卷，就是后来增补的结果。宝唱与其师僧祐著述之谨慎精到，孜孜不倦，于此可见。

《续法轮论》已经亡佚，但是现存有些书籍对其有所引用，因此留下了吉光片羽，现辑录如下：

释元康撰《肇论疏》卷上^⑫：“梁朝释宝唱作《续法论》一百六十卷，云‘宋庄严寺释昙济作六家七宗论。论有六家，分成七宗。第一本无宗；第二本无异宗；第三即色宗；第四识含宗；第五幻化宗；

① 慧皎非僧祐弟子，姚名达先生此处有误。

② 姚名达：《中国目录学史》，2005 年，第 188 页。

③ [梁]释慧皎等撰：《高僧传合集》，第 107 页，上栏。

④ [唐]魏征等撰：《隋书·经籍志》卷 35，中华书局校点本，第 1089 页。

⑤ 汤用彤：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，第 407 页。

⑥ [梁]释慧皎等撰：《高僧传合集》，第 107 页，上栏。

⑦ [唐]释元康撰：《肇论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 45 册，第 163 页，上栏。

⑧ [宋]普济集：《五灯会元》，[明]通容集：《五灯严统》，[清]超永编辑：《五灯全书》都作《续法记》。

⑨ 《续法轮论》即是《续法论》一书：汤用彤先生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第十五章《南北朝释教撰述》曰：“刘宋陆澄奉敕撰《法论》，《祐录》十二载其《目录》。盖其主体乃取刘宋以前释教论着，辑为十六帙，共一百零三卷，中附以经序及杂文。诚魏晋佛教撰述之宝库。及至梁时，宝唱奉敕撰《续法论》，当是继陆之作。二书均亡佚。”见于第 397 页。又曰“号曰《续法轮论》（‘轮’字疑衍）”。见于第 407 页

⑩ [宋]契嵩编：《传法正宗记》卷第九，《大正藏》第 51 册，第 768 页，中栏。

⑪ [宋]道原纂：《景德传灯录》卷 1《西来年表》，《大正藏》第 51 册，第 204 页。

⑫ [唐]释元康撰《肇论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 45 册，第 163 页，上栏和中栏。

第六心无宗；第七缘会宗。本有六家，第一家分为二宗，故成七宗也。’言十二者，《续法论》文云：

‘下定林寺释僧镜作《实相六家论》，先设客问二谛一体，然后引六家义答之。第一家以理实无有为空，凡夫谓有为有，空则真谛，有则俗谛。第二家以色性是空为空，色体是有为有。第三家以离缘无心为空，合缘有心为有。第四家以心从缘生为空，离缘别有心体为有。第五家以邪见所计心空为空，不空因缘所生之心为有。第六家以色色所依之物实空为空，世流布中假名为有。’”

《景德传灯录》卷1《西来年表》^①中有：“《正宗记》依梁僧宝唱《续法记》云：‘此年（南朝为梁普通元年，北朝为北魏正光元年，公元520。引者注。）达磨至梁而入魏。’”

另有：“《五宗记》引宝唱《续法记》云：‘达磨此年（南朝为梁大通二年，北朝为北魏武泰元年，公元528。引者注。）示灭。’”

又有：“若依宝唱《续法传》（即宝唱《续法记》。引者注。）即魏使归洛，奏遇达磨西归。当在此年。（南朝为梁中大通二年，北朝为北魏永安三年，公元530。引者注。）”

又有：“达磨至中国。今取《正宗记》为定。盖依梁僧宝唱《续法记》。昔那连耶舍与万天懿译七佛至二十八祖传法事。梁简文帝因使臣刘县运往北齐取其书，诏宝唱编入《续法记》也。”

3、《出要律仪》。该书20卷。释宝唱编纂。成书时间大约在梁武帝天监年中，该书亡佚。

《历代三宝记》没有著录该书。唐释道宣《大唐内典录》著录宝唱的著述时，依据《历代三宝记》的记载，在此记载的基础上，道宣又增加了一部宝唱的“《出要律仪》”。《大唐内典录》卷4《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》中《梁朝传译佛经录》云：“《经律异相》一部并目录五十五卷（天监十五年敕撰）、《名僧传》并序目三十一卷、《众经饭供圣僧法》五卷（亦十五年）、《众经目录》四卷（十五年）、《众经护国鬼神名录》三卷（十五年）、《众经诸佛名》三卷（十五年）、《众经拥护国土诸龙王名录》三卷（十六年）、《众经忏悔灭罪法》三卷、《出要律仪》二十卷。右九部合一百二十七卷。……令庄严寺沙门释宝唱等总撰集录，以备要须。或建福攘灾，或礼忏除障，或飧神鬼，或祭龙王，诸所祈求，帝必亲览，指事祠祷，讫多感灵。所以五十年间，兆民荷赖，缘斯力也。”^②

① [宋]道原纂：《景德传灯录》卷1《西来年表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1册，第204页。

② [唐]释道宣撰：《大唐内典录》卷四《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》中《梁朝传译佛经录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5册，第266

《大唐内典录》卷10《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》亦云：“梁杨都庄严寺沙门释宝唱奉敕撰诸经律相合一百余卷：《经律异相》（并目）（五十五卷）、《出要律仪》（二十卷并《翻梵言》三卷）、《名僧传》并序目（三十一卷）、《饭圣僧法》（五卷）、《众经目录》（四卷）、《众经护国神录》（三卷）、《众经护国龙王录》（三卷）、《众经灭罪法》（三卷）。”^③唐道世《法苑珠林》卷100，《传记篇》第一百《杂集部》中亦著录宝唱敕撰有《出要律仪》^④。由此可知，宝唱的《出要律仪》是在梁武帝的敕令下独自编纂的。

但是道宣在《续高僧传·法超传》中曰《出要律仪》是梁武帝抄集的。云：“武帝又以律部繁广，临事难究，听览余隙，遍寻戒检，附世结文，撰为一十四卷，号曰《出要律仪》。以少许之词网罗众部，通下梁境，并依详用。”^⑤汤用彤先生依《续高僧传·法超传》，也认为《出要律仪》是梁武帝编纂^⑥。宋释元照《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》中云：“《出要律仪》，梁武帝集，凡二十卷。”^⑦宋释元照记载《出要律仪》为梁武帝撰集，应是因循道宣的《续高僧传·法超传》中的记载。

《大唐内典录》和《续高僧传》同是道宣所著，对于同一个问题却出现了不同的记载。我们认为，经录比僧人传记在资料的可信度上更高一些，应以经录的记载为准。另一方面，笔者认为《出要律仪》为宝唱编纂的证据还有两个：一是在历代的经录中，在著录梁武帝的撰述里，都没有《出要律仪》一书，相反在宝唱的撰述里，有《出要律仪》一书。二是《出要律仪》为梁武帝下敕宝唱所撰集，因此在《续高僧传·法超传》中冠以梁武帝编纂也是可以说得通的。就好像《四库全书》著录作者为“乾隆皇帝第六子永瑤”，实际的纂修者为纪昀等大学士。

关于《出要律仪》的成书时间，《大唐内典录》卷4《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》中《梁朝传译佛经录》云“故天监中，频年降敕。令庄严寺沙门释宝唱等总撰集录，以备要须。”^⑧故约在天监年中成书。

页，下栏。

③ [唐]释道宣撰：《大唐内典录》卷10《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5册，第311页，中栏和下栏。

④ [唐]释道世著，周叔迦、苏晋仁校注：《法苑珠林》校注，中华书局，2003年12月第1版，第2875页。

⑤ [梁]释慧皎等撰：《高僧传合集》中《续高僧传》卷第二十二《明律上》，第285—286页。

⑥ 汤用彤：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，第406页。

⑦ [宋]释元照撰：《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》，《大正藏》第40册，第176页。

⑧ [唐]释道宣撰：《大唐内典录》卷4《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》中《梁朝传译佛经录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5册，第266

《大唐内典录》卷10《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》有“《出要律仪》(二十卷并《翻梵言》三卷)”。此种形式的著录,我们理解为:3卷《翻梵言》一书也是宝唱编集的,并且此书是附录在20卷的《出要律仪》之后,总的书名为《出要律仪》。今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四册有《翻梵语》一书。此书一共10卷,撰者不详,由日本入唐求法僧圆仁携回日本。故存留至今。今存的10卷《翻梵语》一书有数处引用《出要律仪》中的文字,其引及的文字都为梵汉翻译方面的内容,这可以作为宝唱编集的3卷《翻梵言》是附录在《出要律仪》之后而流传的一个证据。

《出要律仪》已经散佚,但有的书籍引及它,留下了些许的文字,现辑佚如下:

(1)《翻梵语》^①:“修伽陀,旧译曰:‘修’言好,‘伽陀’云去,亦云说;亦云善誓。持律者云善说;声论^②者云:正外国音,应言修伽多。‘修’翻为善,‘伽多’翻去,谓善去。《出要律仪》卷第八。”

(2)《翻梵语》:“解界法,迦兰陀国,旧译曰好。声论者云:正外国音,应言迦兰陀柯,是鸟名,此无对翻。《出要律仪》卷第九。”

(3)《翻梵语》:“《那陀迦旃延经》,旧译曰:应云‘那刺陀迦旃延’。‘那刺陀’言信,‘迦旃延’言性。声论者云:正外国音,应云‘那陀葛多耶那’。‘那陀’翻为长声,‘葛多耶那’翻为性。《出要律仪》卷第十。”

(4)《净心诚观发真钞》^③:“布萨此曰净住。《出要律仪》曰是憍萨罗国语。六卷《泥洹》曰:布萨者,长养二义,一清净戒住;二增长功德。今谓戒净德长,故心喜勇。”

(5)《衣钵名义章》^④:“可用键[金*咨]小器尔。《出要律仪》:键[金*咨]为助食器。《鼻奈耶》^⑤:

键[金*咨]者,浅铁钵也。”

(6)《翻译名义集》^⑥:“尼萨耆,《出要律仪》:旧翻舍堕。声论:‘尼’翻为尽。‘萨耆’为舍。《四分》僧有百二十种,分取三十,因财事生犯、贪、慢心,强制舍入僧,故名尼萨耆也。”

(7)《翻译名义集》:“呗(蒲介)匿,或梵呗。此云止。若准律文。呗匿如法。《出要律仪》云如此:‘鬻鞞国语。翻为止断也,又云止息。由是外缘已止已断,尔时寂静,任为法事也。或婆陟,讹也。梵音婆(蒲贺)师,此云赞叹,梵天之音。《善见》云:‘听汝作呗’,呗,言说之词也。”

(8)《诸经要集》^⑦:“《又波离论》云:出家僧尼白衣等,斋讫不用澡豆末、巨摩等用澡口者,皆不成斋。如过去有比丘字莲提,六十岁持斋戒不阙,唯一日食用巨摩、豆屑等成斋。若不尔者,皆不成斋。此经无目。依《出要律仪》云:‘巨摩者,牛粪是也。‘若依此经,岂用牛粪净口耶?’”

(9)《释氏要览》^⑧:“键稚:键,巨寒切。稚,地音。《出要律仪》云:此译为钟磬。”

(10)《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》^⑨:“初明受请者,《十诵》为知请,故须立维那。《出要律仪》:‘翻为守护,又云悦众。’”

(11)《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》:“《善见》:当礼僧足往阁梨所,礼已,互跪合掌,教言汝当随我语,教汝受三归,答云尔。《出要律仪》云:捉师衣角者,出在人情。世末流变也。律文似对僧所,理须生建立胜缘。”

(12)《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》:“《出要律仪》:键[金*咨]为助食器。《毘奈耶》:键[金*咨]者,浅铁钵也。”此条引及的内容与第五条相同。

(13)《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》:“《出要律仪》云:尼萨耆,旧翻舍堕。”此条引及内容与第六条同。

(14)《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》^⑩:“和南,西语,《出要律仪》翻为恭敬。”

4、《众经饭供圣僧法》。该书又有名为《饭供圣僧法》、《饭圣僧法》,5卷。释宝唱编纂。成书于

页,下栏。

①《翻梵语》见于《大正藏》,第54册。

②什么是声论:指计执“声为常住”之主张。又称声常住论、声论师。为印度哲学之一派系,主张观念之恒常性,而计执声之常住;谓声音为宇宙‘实在’(reality)之存在,而吾人之语言,系由宇宙实在之声音而发显者,并非人为性之符号。出自《中华佛教百科全书》“声论师”条。

③《净心诚观发真钞》:《卅续藏经》第105册,第320页。

④《衣钵名义章》《卅续藏经》第105册,第478页。

⑤鼻奈耶即律:戒是所不为,梵文为sīla,译音尸罗,意译贯行,转为行为、习惯、道德等;律是有所当为,梵文为Vinaya,音译那耶、鼻奈耶、毗尼、毗泥,意译伏调、灭、离行、善治等。戒和律之间,在内容上无大的不同,只是在不同场合有一微小的区别。佛教戒本《有部毗奈耶》称,律是为已经出家的比丘、比丘尼而制定的,而在家

修行的居士则是持“戒”。律和戒的另一个不同是,对违戒者必然结以处罚。但是通常将戒和律放在一起使用,合称为“戒律”。

⑥[宋]释法云:《翻译名义集》,《大正藏》第54册。

⑦[唐]释道世集:《诸经要集》卷第五《食讫缘》第八,《大正藏》第54册。

⑧《释氏要览》,《大正藏》第54册。

⑨[唐]释道宣撰述:《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》中《计请设则篇》,《大正藏》第40册,第136页,上栏和中栏。

⑩[宋]释元照撰:《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》(上)《释说戒篇》,《大正藏》第40册,第235页,中栏和下栏。

天监十五年。该书亡佚。

《历代三宝记》卷第十一《译经齐梁周》有“《众经饭供圣僧法》五卷(二十五年)”^①。“二十五年”应为“十五年”之误。因为天监年一共只有18年。

《大唐内典录》卷4记载为天监“十五年”。云“《众经饭供圣僧法》五卷(亦十五年)”。《续高僧传·宝唱传》云:“遂敕掌华林园宝云经藏。搜求遗逸,皆令具足,备造三本,以用供上。缘是又敕撰《经律异相》五十五卷,《饭圣僧法》五卷。”^②可知,该书也是敕撰。周叔迦先生在《释家艺文提要》一书“《经律异相》”条云:“考《历代三宝记》载所撰集凡八部,一百七卷。其中《众经诸佛名》三卷,所以建福禳灾者也;《众经忏悔灭罪方法》三卷,即今之《慈悲道场忏法》,所以礼忏除障者也;《众经护国鬼神名录》三卷,所以飧接神鬼者也;《众经拥护国土诸龙王名录》三卷,所以祭祀龙王者也。此外则《众经目录》、《饭圣众法》、《名僧传》、《经律异相》四部。”^③其中“《饭圣众法》”应为“《饭圣僧法》”之误。僧侣接受食物有种种复杂的戒条,如果擅越或施主饭僧不得其法,就会致使僧侣受突吉罗之罪^④。《众经饭供圣僧法》是宝唱专门为施主编集的如何如法合律供养僧侣的一本书。

5、《众经护国鬼神名录》、《众经拥护国土诸龙王名录》、《众经忏悔灭罪方法》、《众经诸佛名》。这四部书都是宝唱承奉梁武帝的命令独自编纂完成的。这四部书的编修有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。即《续高僧传·宝唱传》云:“帝以时会云雷,远近清晏,风雨调畅,百谷年登,岂非上资三宝,中赖四天,下藉神龙,幽灵协赞,方乃福被黔黎,歆兹厚德。但文散群部,难可备寻,下敕令唱总撰《集录》,以拟时要。或建福禳灾,或礼忏除障,或飧接神鬼,或祭祀龙王。部类区分,近将百卷。八部神名,以为三卷。包括幽奥,详略古今。故诸所祈求,帝必亲览,指事祠祷,多感威灵。所以五十许年,江表无事,兆民荷赖,缘斯力也。”^⑤这四部书的编修目的和用途分别是:《众经诸佛名》,建福禳灾的时候备查备用;《众经忏悔灭罪方法》,礼忏除障时候备

用;《众经护国鬼神名录》,用于飧接神鬼;《众经拥护国土诸龙王名录》,用于祭祀龙王的时候备用。

关于四本书的成书时间:《众经护国鬼神名录》,《历代三宝记》和《大唐内典录》均著录为天监十五年;《众经拥护国土诸龙王名录》,《历代三宝记》和《大唐内典录》均有著录为天监十六年;《众经忏悔灭罪方法》,《历代三宝记》著录为天监十六年,《大唐内典录》只著录书名,没有附加说明成书时间;《众经诸佛名》的成书时间,《历代三宝记》著录为天监十六年,而《大唐内典录》著录为天监十五年。笔者认为应以年代较早的经录的记载为准,取《众经诸佛名》的成书时间为天监十六年。

关于四本书的卷数:《众经护国鬼神名录》、《众经拥护国土诸龙王名录》、《众经诸佛名》三本书,《历代三宝记》和《大唐内典录》均著录为3卷。《众经忏悔灭罪方法》,《历代三宝记》著录为“《众经忏悔灭罪方法》三卷(或四卷。十六年并见《宝唱录》)”。根据《续高僧传·宝唱传》曰:“(梁武帝)下敕令唱总撰《集录》,以拟时要。或建福禳灾,或礼忏除障,或飧接神鬼,或祭祀龙王。部类区分,近将百卷。”今以四本书的卷数相加,不足15卷,距100卷相去甚远,是宝唱还有其它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撰述,还是释道宣的记载不实,有意夸大宝唱的撰述繁富,不可确知。

关于四本书的存佚:《众经拥护国土诸龙王名录》、《众经诸佛名》、《众经护国鬼神名录》三书都已经散亡。《众经忏悔灭罪方法》^⑥,即今之《慈悲道场忏法》^⑦,存在于《大正藏》第45册。《众经护国鬼神名录》有部分文字留存在其它的书籍中,现辑略如下:

大唐京师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《关中创立戒坛图经(并序)》^⑧:“梁高祖勅释宝唱著《神鬼录》,凡有三卷”。故其序略云:“自来出世,至教博远,天龙鬼神,莫不回向。故能奉侍三尊,拥护四部。凡诸鬼神各有依住,故依地之神名曰坚牢,乃至寺塔山林河海风雨。如《长阿含经》,并依止所往而守卫之。(今以坛图一面,三方隐映,诸神侧背,难可图形。于《图经》中,依方列相。或露或覆,时立时坐。后有造者,依经置之。)”今前列护佛塔神名,

① [隋]费长房:《历代三宝记》卷第十一《译经齐梁周》,《大正藏》第49册,第99页,中栏。

② [梁]释慧皎等撰:《高僧传合集》,第107页,上栏。

③ 周叔迦:《释家艺文提要》,北京古籍出版社,2004年4月第1版,第27页。

④ 突吉罗:意译为恶作,谓身口二业所犯之过,此戒难持易犯,常须念学,即比丘与比丘尼戒中之二不定、百众学、七灭诤等。见星云大师监修,慈怡法师主编:《佛光大辞典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9年。第1197页,中。

⑤ [梁]释慧皎等撰:《高僧传合集》,第106页,下栏。

⑥ 《众经忏悔灭罪方法》的编修者是宝唱而非梁武帝:参见周叔迦《释家艺文提要》中“《慈悲道场忏法》”条,有精到周详的考证。第24—26页。

⑦ 《众经忏悔灭罪方法》即《慈悲道场忏法》:参见周叔迦《释家艺文提要》中“《慈悲道场忏法》”条和“《经律异相》”条。第24—28页。

⑧ [唐]释道宣撰:《关中创立戒坛图经(并序)》中《戒坛形重相状》,《大正藏》第45册,第809页,上栏和中栏。

多出《华严》、《灌顶》、《孔雀王》、《贤愚》、《大集》、《大智论》等，以繁文故，于此总而叙之，神名跋闍罗波尼(梁言金刚)，神名婆里早(河但反。梁言力士)，初坚固光曜神，二日光曜神，三须弥华神，四净云音神，五阿修罗王神(取修罗为名。非修罗也)，六胜光明神，七树音声神，八师子王神(如上。已解)，九淳厚光藏神，十珠髻华光神。右十二金刚力士神王，依《杂阿含经》：金刚神持金刚杵，猛火炽然。经律中亦说，八金刚神列侍四面。又云：“五百金刚常侍卫佛。如《华严经》，诸金刚神与微尘数力士俱，久发誓愿侍卫如来，住持遗法。”

6、《名僧传》^①。该书31卷(包括目录1卷)。释宝唱编纂。成书于天监十八年。该书已经散佚，现存《名僧传抄》仅保留它的一部分内容。

最早著录《名僧传》的，佛教经录方面，是隋代沙门法经的《众经目录》，云：“《名僧传》三十卷(释宝唱撰)。”^②费长房著录宝唱著有8部书、合107卷，其中包括“《名僧传》并序录目三十一卷”^③。唐代道宣在《大唐内典录》中的著录与费长房一样，但多一部《出要律仪》20卷^④。智升著录宝唱的著作作为《经律异相》50卷和《比丘尼传》4卷。仅有两部。“《名僧传》等七部非入藏，故阙不论。”^⑤史志及目录学书籍著录该书的有：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都著录30卷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20卷^⑥，郑樵《通志》著录为30卷。《文献通考》不及著录，大概是书散佚于宋以后。现存的《名僧传抄》是日本僧人释宗性在文历二年，即宋端平二年(公元1235年)于日本奈良东大寺东南院经藏抄出。《名僧传抄》，1卷。现存《已续藏经》第一三四册。

① 对《名僧传》进行介绍、解题、考证的书籍：任继愈《中国佛教史》(第三卷)有“《名僧传》和《名僧传抄》”一节。第522页；苏晋仁《佛教文化与历史》有“《名僧传》及《名僧传抄》”一节。第108页；周叔迦《释家艺文提要》有“《名僧传抄》条”。第28页；黄先炳：《高僧传》研究，南京大学博士论文，2005年5月中有“《高僧传》与《名僧传》”一节。第34页。

② [隋]法经：《众经目录》卷6，《大正藏》第55册，第416页。

③ [隋]费长房：《历代三宝记》卷11，《大正藏》第49册，第99页。

④ [唐]道宣：《大唐内典录》卷4，《大正藏》第55册，第266页。

⑤ [唐]智升：《开元释教录》卷6，《大正藏》第55册，第538页。

⑥ 见《隋书》卷33《经籍志》史部，中华书局校点本，第978页；《旧唐书》卷46《经籍志》史部，中华书局校点本，第2005页；《新唐书》卷59《艺文志》子部，中华书局校点本，第1525页。

宝唱的《名僧传》最初撰述的时候，并非敕撰。《续高僧传·宝唱传》云：“初，唱天监九年先疾复动，便发二愿：遍寻经论，使无遗失；搜括列代《僧录》，创区别之，撰为部帙，号曰《名僧传》三十一卷。”^⑦宝唱是因为发愿祈福而撰述《名僧传》的。在撰述过程中，因脚气病连发，往东方去治疗，去后，有敕追回，因而得罪，谪配边地。宝唱在将要动身发配的时候，把自己的志愿和编写僧传的情况陈奏给梁武帝，得到皇帝的谅解，停止了他的谪徙，并且命令宝唱将这部僧传加以刊定，所以历代的佛经目录在著录《名僧传》时，均题为“奉敕编纂”。

宝唱的《名僧传》往往被人诟病为只录名僧，不及高僧。慧皎的《高僧传》就说：“自前代所撰，多曰名僧。然名者，本实之宾也。若实行潜光，则高而不名；寡德适时，则名而不高。名而不高，本非所纪；高而不名，则备今录。故省名音，代以高字。”^⑧将《名僧传抄》中的留存的《名僧传》的完整的目录与慧皎的《高僧传》的目录进行对照可以发现，《高僧传》正传257人之中与《名僧传》相同的有221人；附见244人之中与《名僧传》相同的达92人^⑨。因此，慧皎所界定的“名僧”与“高僧”的分别，仅是概念上的不同，不能视为两部僧传取舍传主的标准。

关于《名僧传》的散佚于他书的佚文，苏晋仁先生和黄先炳先生已有辑录^⑩，可参见。

7、《经律异相》^⑪，50卷，存。又目录5卷，今佚。该书成书时间为天监十五年。主编是释宝唱，助编是释僧豪和释法生等。

据《经律异相》书前序云：“又以十五年末，敕宝唱抄经律要事。皆使以类相从，令览者易了。又敕新安寺释僧豪、兴皇寺释法生等相助检读。于是博综经籍，搜采秘要。上询宸虑，取则成规。已为五十卷，又目录五卷。分为五帙，名为《经律异相》。”^⑫由此，《经律异相》的主编为宝唱甚明。隋彦琼《众

⑦ [梁]释慧皎等撰：《高僧传合集》，第107页，左，下栏。

⑧ [梁]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、汤一玄整理：《高僧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10月第1版，第525页。

⑨ 参见林传芳《中国佛教史籍要略》上卷，京都：永田文昌堂，昭和54年10月10日发行(1979年版)。

⑩ 苏晋仁：《佛教文化和历史》，第132—134页。黄先炳：《〈高僧传〉研究》，南京大学博士论文，2005年5月，第35—36页。

⑪ 可参见周叔迦《释家艺文提要》中《经律异相》条，第27页。白化文、李鼎霞：《〈经律异相〉及其主编释宝唱》，袁行需主编《国学研究》第二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4年；陈士强：《〈经律异相〉大意》，载于《五台山研究》，1988年第四期。

⑫ [梁]释僧旻，宝唱等撰集：《经律异相》，第1页。

经目录》云：“《经律异相》五十卷，梁武帝令沙门宝唱等撰。”^①《历代三宝记》卷第一“帝年”云：

“十五(敕沙门宝唱。撰经律异相五十卷)。”《历代三宝记》卷第十一(译经齐梁周)中宝唱的著述里亦云：“经律异相一部，并目录五十五卷(天监十五年敕撰)。”但是，在《历代三宝记》卷第十一《译经齐梁周》前的总叙里，费长房却记载释僧旻是《经律异相》的主编。其云：“至天监七年，以为正像渐末，信乐弥衰，三藏浩漫，鲜能该洽。敕沙门僧旻、宝唱等录经律要事，以类相从，名《经律异相》，凡五十卷。”^②白化文等著文认为《经律异相》的主编“为宝唱，僧旻未参加”^③。其原因是费长房或者后人转录《经律异相》序言的时候抄漏了三行字。笔者同意这一结论。

《经律异相》是一部现存最早的佛教的类书。它比《北堂书钞》要早近百年。它的内容是“总集经论所说十法界中一切依正二报，以及如来并诸弟子本生本事之文。”^④

8、《众经目录》，又名《宝唱录》、《大梁众经目录》，4卷。佚。成书于天监十七年。

《续高僧传·宝唱传》曰：“十四年，敕安乐寺僧绍撰《华林佛殿经目》。虽复勒成，未愜帝旨。又勅唱重撰。乃因绍前录，注述合离，甚有科据，一帙四卷。雅愜时望。”^⑤由此可知，宝唱的《众经目录》是在释僧绍的《华林佛殿经目》的基础上改订而成的。而《华林佛殿经目》是依据释僧祐《三藏集记》目录的著录体例编集的^⑥，也就是说宝唱改进了其师僧祐的佛经著录的体例，进而才获得了梁武帝及时人对其佛经目录整理才能的一致认可。此后，梁武帝命令宝唱掌管华林园宝云经藏。

《众经目录》在《历代三宝记》中著录的时间为“天监十七年，敕沙门宝唱撰《众经目录》四卷”。但在《大唐内典录》中有著录为“天监十五年”和“天监十七年”的两种记载。我们认为可能是天监十五年开始改订安乐寺僧绍的《华林佛殿众经目

录》，至天监十七年的时候成书。

《众经目录》今已经散佚，但是《历代三宝记》多有引述。并且留存下了宝唱《众经目录》的编修体例，可参见。

9、《比丘尼传》^⑦，4卷。成书于天监十六年。现存载于《大正藏》第50册。

最早著录《比丘尼传》的是《开元释教录》卷6《总括群经录上》，曰：“沙门释宝唱，……僧祐之高足也。博识洽闻，罕有其匹，武帝甚相崇敬。天监年中，频敕撰集，皆愜帝旨。十五年景申又敕撰《经律异相》一部，唱又别撰《尼传》四卷。”^⑧《比丘尼传》的成书时间，据《释氏稽古略》卷2：“天监十六年，敕沙门宝唱撰《比丘尼传》四卷。”^⑨又宝唱的《比丘尼传》中载道贵尼、法宣尼卒于天监十五年(公元516年)；《比丘尼传》自序中也称“起晋升平，迄梁天监。”故《比丘尼传》成书时间在天监十六年是可以相信的。《比丘尼传》是现今留存的最早的一部记载中国古代比丘尼事迹的佛教典籍。它记载了晋、宋、齐、梁四代比丘尼共65人的事迹。

以上是对宝唱撰述的18部著作的介绍。笔者通过检索宝唱现存的《经律异相》一书，发现宝唱对律部的经典引用很多，加之他又是一代“律学元匠”僧祐的“高足”，因此我们认为宝唱应该是一个学习律学的明律僧人。《经律异相》中的文字引录自律部的经典的有，如卷15“迦留陀夷非时教化致丧命”条，宝唱自注云“出《十诵律》^⑩三诵第四卷”；又如卷16“童子迦叶从尼所产八岁成道”条，宝唱自注云“出《僧祇律》^⑪第十九卷，十诵亦同”；又如卷21“提婆达多昔为野干破瓶丧命”条，宝唱自注云“出《僧祇律》第八卷”；还有卷37“沙门意耳入海见地狱”条，宝唱自注云“出《十诵律》四诵第四卷”等等。同时，上述宝唱的著述中，宝唱还撰有《众经饭供圣僧法》5卷，此书今已亡佚。施饭给僧侣必须遵照一定的方法。《十诵律》卷38《明杂法》之三云：“佛在王舍城，尔时六群比丘木上食，佛言，从今不听木上食，若用食者突吉罗。尔时六群比丘，自畜木椹食，或畜床子食，或畜盘食，佛言，不听畜木椹、木床、木盘食，若用食者突吉罗。”

(下转第4页)

① [隋]彦琮：《众经目录》卷第三，《大正藏》第55册。第172页，中栏。

② [隋]费长房：《历代三宝记》卷第十一《译经齐梁周》，《大正藏》第49册，第99页。

③ 《经律异相》的主编是宝唱事：见白化文、李鼎霞：《经律异相》及其主编释宝唱，第7页。

④ 周叔迦：《释家艺文提要》，第27页。

⑤ [梁]释慧皎等撰：《高僧传合集》，第107页，上栏。

⑥ 据《历代三宝记》卷第十一《译经齐梁周》云：“《华林佛殿众经目录》四卷。天监十四年，敕安乐寺沙门释僧绍撰。绍略取祐《三藏集记》目录，分为四色，余增减之。”

⑦ 关于《比丘尼传》翔实的考证，可参见释宝唱著，王孺童校注：《〈比丘尼传〉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版。

⑧ [唐]智升：《开元释教录》卷6《总括群经录上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5册，第538页。

⑨ [明]释觉岸编：《释氏稽古略》卷二，《大正藏》，第49册。第796页，中栏。

⑩ 《十诵律》，见《大正藏》第23册。

⑪ 《摩诃僧祇律》，见《大正藏》第22册。

传》曰：“山下有风，蛊。君子以振民育德。”^①《序卦传》曰：“蛊者，事也。”^②《杂卦传》曰：“蛊则飭也。”^③有学者说《周易》蛊卦之辞的“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”，即辛壬癸丑之日，为嫁娶之佳日^④。我认为，联系卦辞说的“利涉大川”和《彖传》“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，终则有始，天行也”的说法看，卦辞讲的不是婚嫁迎娶之事。而结合《彖》《象》《序卦》《杂卦》诸传皆取治乱之事为义而不取男女婚嫁迎娶为义来看，更可确定蛊卦之辞说的不是婚娶之事。《左传》所记以男女之义对《周易》蛊卦之象的解释看来可能为殷易之遗义。要之，秦简《归藏》夜卦之名以男女婚嫁迎娶昏夜成礼为义，卦名与象义联系直接简单，而《周易》此卦称蛊，以天道、治乱之事为义，其取义已见抽象高深，与卦象之间的联系已非显而易见。这种情况也表明秦简《归藏》

之卦名当为先有。

结 论

将以上所作考述归结起来，我们可以注意到如下几个问题：一、文献所记历史上曾有过殷易《归藏》的说法是可信的；二、《周礼》所述三易之一的《归藏》、《礼记》所记孔子得到的《坤乾》、秦简《归藏》、汉人所见之《归藏》、清人所辑《归藏》，它们之间的联系还是有线索可寻的；三、辑本《归藏》中独合于商代甲骨卜辞的文字说明这种《归藏》虽有后世窜入的内容，但其内容大体应源自商代，并不是后世所能编造的；四、秦简《归藏》之卦名当先于传本《周易》之卦名而存在，这也表明这种《归藏》应该就是文献所记存在于《周易》之前的商代筮书《归藏》之遗留。

（责任编辑：陈剑）

①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35页。

②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96页。

③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96页。

④连劭名：《汉陵王家台秦简归藏考释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2001年第2期。

（上接第13页）

佛在王舍城，尔时六群比丘，二人共一钵食，佛言，不得共钵食，若共钵食突吉罗。……佛在波伽国，尔时善伽王子，请佛及僧明日食，佛默然受，王子知佛受已，从坐起去，还家竟夜办种种多美饮食。晨朝敷坐处，往白佛：时到，餐具已办，唯圣知时。尔时佛与诸比丘前后围绕，至善伽王子家就座而坐。其家大小多不信佛，或是婆罗门或边地人，行食不如法，半着钵中，半弃在地。是诸比丘不知云何得食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，食堕所受草叶上者应食，若

有土著者，吹土却而食，或有多土著者，水洗得食。”由《十诵律》可知，僧侣接受食物有许许多多的复杂的戒条。梁代流行《十诵律》，但是律文繁重难检，所以梁武帝敕宝唱依据律法简化为《众经饭供圣僧法》5卷，由此可以证明宝唱为一个精通律学的僧人。另外，宝唱撰述中有佛教目录学书籍《定林寺藏经录》，4卷《大梁众经目录》；还撰述了僧侣传记《名僧传》和《比丘尼传》，因此，我们认为宝唱是中国古代的佛教目录学家和佛教人物传记作家。

（责任编辑：闫丽）